大师的唱和

□ 吴为山

当我们展开一幅幅老舍、胡絜青的画作和藏画，一股书香、墨色沁人心脾，那尘封已久的画作，刹那间真气弥漫，真情洋溢。赵之谦、翁方纲、何绍基、任伯年、吴昌硕……这些美术史上闪亮的坐标，连同他们的作品和风格，在一代文豪的收藏世界里，形成了一个魅力无穷的文化场。文人与艺术家，当彼此成为知音，仿佛流水与琴音，互为回萦。他们的“对话”可以是生活，可以是艺术，可以是生活与艺术、艺术与生活的互为渗透。

①

②

①齐白石，猫蝶图，壬辰（1952年）作，104×34，纸本设色

②吴昌硕，红梅，137×43.5，纸本设色，立轴

③老舍题黄慎，孤崖清话图，25.5×41，纸本设色

④老舍、胡絜青，书画合璧，26.5×37.5，纸本水墨、设色

⑤老舍，行书，1964年作，99.5×54.5，纸本水墨

③

④

⑤

随笔

而立之年，算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吧。站在这一头，回望从前，自然难免有诸多的感慨，比如沸腾热血，比如青涩时光，又比如一段纯真的感情。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人生中经历的事情已然如大浪淘沙般消失踪迹，只剩下如今历经世事成长起来的自己。但是有一种味道，却可以时常萦绕心间，无论过了多少年、经过多少人和事，都可以在闻到那股味道的时候，瞬间穿越到从前，找回熟悉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过年的味道就是这种永远不会陌生起来的感觉。

时至今日，镌刻在心底的过年的味道有两种。一种是自小长大的家里的味道，或者可以说是——老北京的年味儿。不客气地说，这种年味儿，是全中国人民都可以通过电视荧屏看到的一种味道。孩童手中高举的糖葫芦，喜气洋洋的大人，五花八门的杂耍，还有大街小巷贴满的大红“福”字……然而，北京之外的人们看得到的也只有这些，看不到的，就是我从小熟悉的味道了。满街弥漫的大饽饽的清香，从邻居后窗里飘出来的腊肉的浓香，帮父亲糊对联时那种老墨汁的“臭中带香”，还有自己和玩伴们玩的各种噼里啪啦的小鞭炮的火硝的香味儿，一不小心，跑闹着拐过胡同拐角撞上卖豆腐的老大爷，一股豆香伴着寒气直钻心底……种种味道混杂在一起，就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年味儿了。只是，抵挡不住成长的脚步，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渐渐走出了老北京的胡同，循着理想的轨迹，奔赴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是世界的哪个角落。于是，我也接触到了另一种过年的味道，并从此也驻扎心底，成为了自己人生旅途中的又一个伴侣。

彼时年少 味正浓

□ 李杭

这种味道就是部队过年的味道。第一次在部队过年的经历，只怕是永远也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那种第一次接触却深深印在脑海里的味道，让我当时就知道，是要与老北京的年味儿一起，相伴一生了。部队过年的味道，有饺子的香气，虽然家里的年味儿也从来都会有饺子，但两者确实有截然不同的感觉。馅子的味道不同，你来自河南，他来自山东，我是北京的，他又是福建的，包出来的饺子形状也是千奇百怪……下到锅里盛到碗中端到桌上，一口饺子还未下肚，眼中不由得涌满泪水，又怕被战友看见，和着滚烫的饺子就咽到了肚里。自然，这饺子的味道也就有了更多的感觉。思乡的情绪不能泛滥，否则这“年”就过得稀里哗啦了。于是，碰杯的环节，就成为了大家你吵我闹最热闹的环节。湖南的战友端着酒杯，来一句家乡话“故年喝”，听不懂意思，却晓得是一句祝福，昆山的战友紧随其后，“动字们，够年好”，引出一阵纷乱，“你小子才狗年呢！”“你糊涂了吧！哈哈哈……”又是一阵相互嬉闹。那酒的味道，也就伴随着一张张红晕满面的脸庞，深深地刻在了记忆里。部队里的年，也是尊着传统中华民族的习俗燃放鞭炮的。鞭炮是差不多的鞭炮，却因为是在距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广西，因为北方冬季的干燥与南方冬天的湿冷，有了不易令人察觉的区别。第一次部队过年的经历，确确实实是新鲜着、热闹着并思念着。因为这种稍显复杂的体会，让自己感触到的味道异常深刻。

如今，已经近十年没有回北京跟父母一起过年了，然而家乡过年的味道，因为温暖、因为踏实，却已经成了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味道。而多年在部队过年的经历，不知不觉中已经知道了很多天南海北过年的不同风俗，甚至可以用地道的方言说几句不同省份的“过年好”，但第一次在部队过年时的味道，却因为当时的心境，成了难以复制的永久。

岁月的更迭，带来了年龄的增长，只是年少时所经历的一切，却因为彼时浓厚的味道，永远不能从心底里去除了。

模糊的父亲

□ 樊泽民

流年

我的父亲叫樊根祥，是一个河南农村的普通农民。我四岁多时，父亲就去世了。现在，特别是碰到过年过节，我总会想起他，总觉得彼此还能心心相通。

我的记忆中对父亲的印象非常模糊，至今我家里也没能找出一张父亲的照片来。有次我问起这个事，母亲说那时候在农村饭吃不饱、衣穿不上，哪有闲钱来照相。虽然我与父亲的生命交集时间不长，但父亲照顾我的一些情景仍经常在我脑海闪现，比如夏日的晚上，父亲抱着我坐在门口的石头堆上乘凉。

我感谢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上，使我可以生活在当今这个伟大的时代，使我有机会组建自己的家庭，养育自己的儿子。听堂哥说，父亲身材很高，也很有力气，堂哥说他一直以为我能长到父亲那么高呢，可惜我没能长到父亲那么高，这也算是一大遗憾吧。也听村里人讲，我家的三间柴房，是父亲和母亲历经多年节衣缩食才建起来的，父亲母亲当年为盖这三间房子吃了不少苦头。后来，这几间房子成为母亲和我们姐弟四个最重要的立足点和最美好的“老家”。之所以说是“老家”，是因为这个房子现在不住人了，三个姐姐和我都成家了，都有了新家。

现在每次从北京回河南老家，我都会回去看看这个老院子。这里是我生命的起点，承载着太多美好的童年，少年时的生活记忆和嬉戏情景。老家有个习俗，逝去的人在中堂屋里要有牌位，过年祭祖时要烧香、摆供品，请逝去的亲人回来过年。我父亲现在的牌位就是有一年我用毛笔写的，至今还张贴在我家堂屋的后墙上。每每看到这个牌位，我都能感觉到“子承父业”般的庄严，我都能寻根般地意识到我从哪里来。

至今父亲已离开我们30多年，这30多年里，我也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个父亲。有时候我跟朋友讲，现在养儿子我非常小心、非常用心，生怕自己做得不够，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我不想因为自己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储备的不足影响到儿子的健康成长。做父亲养儿子，我真的是诚惶诚恐。我的成长中，汲取父爱的给养太少，如何去承担和传递父爱，我的感悟太少。现在对于快七岁的儿子，我很少指责和批评他，这样做不是因为溺爱他，我总觉得人生挺美好的，教育孩子何必要以批评和指责来代替沟通和交流呢。我总想着和儿子一起成长，从儿子的成长中我还可以“捡回”我的童年。这就是我对养育儿子的态度。当然这与传统的“严父”形象有很大的距离。有一次看电视，一个受访的父亲说，一个孩子的童年就那么几年，所以一定要给孩子快乐。对此，我非常认同。

现在儿子不时会想起爷爷来。尽管他不知道爷爷长什么样子，就像当年的我。我出生时，我爷爷也早去世了。我想，父亲的去世，让我的儿子也感觉到生命中重要缺失的存在。去年回家，见到大伯，我故意给儿子介绍说这是你爷爷的大哥，以此来唤起儿子对爷爷的记忆。现在，儿子话语中很直接地说出“我爷爷早就去世了”，每当听到这句话，我心里总是一颤。人生还是要活得长久好，管他辉煌不辉煌、有没有什么成就。所以我要努力活得好、活得长久，努力拓展生命的长度和宽度，未来让我的孙辈们能感受到一个爷爷应有的真实的存在和价值。